

<<风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风流>>

13位ISBN编号：9787801656483

10位ISBN编号：7801656482

出版时间：2009-9-1

出版时间：中国海关出版社

作者：刘雅茹

页数：388

字数：4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风流>>

前言

引子：到访 这是一座荒僻很久的宅子。

二十七年前，它的主人寓居在这里。

他有很多才华横溢又能言善辩的朋友，有很多清秀温柔又聪慧的子侄，还有很多能歌善舞的美女。

于是，他的生活过得十分美好，神仙一般。

后来他不得不离开，这宅子就荒僻了。

其实不仅这宅子，就连四周的山林，也因为这位主人的离去，重又陷入了幽寂中。

一位中年男人被随仆搀扶着，站立在这旧宅的大门前。

他正是当年主人那些清秀温柔又聪慧的侄儿中的一个，并且是最出色的一个。

他现在四十五岁，却已走过了辉煌，如今疾病缠身。

他在随仆的搀扶下，跨过门限，转过前园，两侧的高墙垂下薜萝的枯藤，蜷曲铺到墙角，风穿堂而过，会听到脆弱的折断声。

他有些蹒跚地踏上天井的青砖。

精致坚固的青砖四周，有着不易觉察的均匀缝隙，将雨、雪、露、雾这些天赐的甘露尽数纳入堂中，滋养起这宅子的灵秀。

宅子现在的主人——一位三十余岁的女人，正站在厅前和另一个男人交谈。

男人与她并不近密，但看去却是融洽的。

这女人抬起头，天井垂落的阳光下，可以看到她的面子L依然姣好，只是略显苍白。

女人蓦地看到这来访者，稍稍怔住，然后十分平静地走上前，向他行礼，说，公子。

他竟经受不起一般的，立刻更加恭敬地向她还礼，尽管他的身体已不允许这样。

婶母安好。

他说。

厅上的男人迷惑着，弄不清两人的关系。

然而，当他把目光移向这位来访者的脸上，再次打量时，心中竟猛地一震，随后失神地拜倒在地，冠军将军！

这位来访者微露诧异，低头打量这人。

女人向他解释，他叫萧铨，是从北府退役的。

来访者说，请起罢。

作为威震江淮的北府兵的最高统帅，他不会哪一个部将都记住，他不认得这个人。

但这并不重要了，他也已经离开了北府。

萧铨站起身，凝视当年的统帅，掩不住的痛惜。

也许对于纪真来说，有些故事，她原是永远也不打算说出的。

然而今天这个人的到访，却使一切发生了改变。

看着他在随仆的搀扶下走出门去，她想，他将再不会回来了。

凝视着那蹒跚远去的背影，就在这一瞬间，她改变了主意。

萧铨看着她眼神里的犹疑和复杂，终于问，你是想……对我说说冠军将军，是吗？

纪真在心里最后地坚定着，轻轻点头。

萧铨叹气，谢玄将军不该是这样啊，他与我同年，不过四十五岁啊。

纪真仿佛仍在自己的思索中，并不答话。

许久，她听到萧铨缓慢地问，将军他叫你婶母，那么他的这位叔叔…… 听到这里，纪真抖动了一下，然后坚定地抬起头来。

萧铨是小心并尊重的，他继续说，指的是……谢太傅吗？

他那坦白又平静的目光，给了纪真以勇气。

她注视着这个同样历经了沧桑的人，轻声但却镇定地说，是。

他说的这位叔叔——正是谢安。

许久许久，萧铨并不说话。

<<风流>>

也许纪真的话，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过于超乎想象。
然而今天，那位曾名震天下的统帅的到访，却是那么真切地摆在他的眼前。
在这个国家里，他只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一个历经了多年征战而退役的老兵。
不过幸运的是，也许正是因为那曾经的荣光和失去，他早已懂得了很多事情。

终于，萧铨竟平静地微笑起来，问她，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又在哪里呢？

他的微笑再一次稳定了纪真的心。
她的目光穿透天井中垂落的阳光，环视宅子那已被风雨侵蚀的四壁以及已色泽斑驳的精美雕栏。
她缓缓地说，我第一次见到太傅的那年，他四十岁。
就是在这里——那时，他是这里的主人。

<<风流>>

内容概要

如《雍正王朝》一般的历史大戏；如《大明宫词》一般的唯美情诗。

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时代”；那些人，是一群真正的光风霁月的贵族。

秦淮河畔，乌衣巷口，华贵的宅邸里，出将入相，钟鸣鼎食。

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们一样，真诚、浪漫、风度和荣誉，是他们内心的追求。

无论怎样的战乱和血腥，也从不曾掩盖了那一连串光华闪耀的名字：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谢安，谢玄，谢道韞，谢灵运…… 小说从一位风华女性的视角，跟随着东晋风流宰相谢安的人生，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烟雨王朝三十年的盛衰，揭示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描绘了一场超脱尘世沧桑、飘逸而绵长的爱情；并用极为细腻优美的笔触，全方位地再现了那个“贵族时代”，那些“贵族”们，他们曾有过怎样令人遐想的生活和内心。

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都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为我们诠释着那两个字：“风流”。

它是小说，但它还是一部浓情的史诗，一段人生的悟语，一种存在的真谛。

作者简介

刘雅茹，女，北京人。

自1995年起从事文学创作。

已发表小说、剧本、随笔等一百余万字。

代表作：小说《祭语》（1997年《当代》）、电视剧《昨天的哨音》（管虎执导，获1999年亚洲电视大奖一等奖第一名）、长篇历史随笔《真名士，自风流：谢安这个人》（天津教育出版社）等。

被中华文化艺术协会授与“中华文艺家”称号。

现任北京某出版社编辑。

书籍目录

引子：到访第一章 蔷薇几度 我来到江南的第一个早春，就是这样度过。

那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曲子。

当我流畅地把它弹奏出来，看到芸珠姐欣悦的笑容时，东山已然是暮春三月，正是这一年里最美丽的季节。

第二章 吹彻梅花 谢安无言地站在路旁，庄重地目送王羲之离开。

王羲之从车窗看去，竟见谢安恭敬地向牛车深深行礼，直到车子从他的身前掠过，走出好远。

王羲之叹了口气，忽然伤感地说，停下……回去把客人接上吧。

第三章 再相逢 谢安观察着她——这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就仿佛那蔷薇洞中一簇开放得极绚烂的蔷薇。

它充满了精力和活性，感受着天时，对它来说，生命的意义，只是在于开放。

它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生长，绽放，然后消亡，与这世间毫无关联。

第四章 九五心 我的孩子出生的那天，正是这个国家梦魇一般的日子。

大司马的军队进驻建康，包围了宫廷。

我总在想，这孩子后来的不幸，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伴随着噩运而来的呢？

他能够支撑起这个国家，但竟没能保护好他的儿子……第五章 刀光 沧桑的琴声里，他的心中再次地但却是坚定地掠过这样两句话：人世间最好的是什么呢？

——是美。

人世间最有力量的是什么呢？

——是心。

他微笑起来，在这微笑中，世上的一切都黯淡了下去。

第六章 华族 桓温舒出一口气，与桓冲对视，许久。

渐渐地，疲倦涌起在他的心头，并绵绵地夹杂着轻淡的悲伤……他的一生到这里就是一个结局了，这个结局是令他满意的吗？

第七章 爱极伤 我想那时，我一定是十分爱恋他的。

心里燃烧着的火焰使我变得那样焦灼，同时，我也一定要去把他点燃。

而绝不考虑，这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在我的心里，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有天，有地，有他，还有我。

而除了这些，就再没有另外的人和事。

第八章 统帅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阿羯……那一天，他的出现是那么出乎意料。

不过，他在建康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很快他就渡过大江，到广陵去了。

北府的建立竟是那样迅速，从阿羯离开建康，到他第一次指挥这支军队出现在江淮战场，竟仅仅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第九章 背叛 那个女人，我是不久后就听说了的。

我从没有去想过夫人，因为他给予夫人的，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兰姬，她却在无情地抢夺那本该属于我的拥有。

那时我认为，这个女人是不能够被原谅的。

第十章 再奏梅花 这一场盛大的花事，竟是如此庄严。

徜徉在这花事之中……纯洁的生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生发，无以阻挡，也永远不会完结。

应该离开的时刻，我们就会从容地退去。

因为我们已足够成熟。

第十一章 战争 讯息就像阻挡不住的海潮一般，从淮河那一边席卷而过，直到江南。

即使江淮间的小民百姓，也开始听说，大秦的天王苻坚率领着百万大军，就要去消灭大晋……即将爆发的战争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它终将决定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命运。

第十二章 决南北 这时，人们仿佛才再次意识到，这并不是那天地间的灾难，它，正是一场战争……谢玄紧紧地握着剑柄，目光里充满了压抑的力量。

<<风流>>

它是那样宏大的一件事，远远超过每个人生命的意义。

对每一个人来说，它都充满了残酷的诱惑。

第十三章 凋落 建康在平静中接纳了崇德皇太后的死去。

朝野上下为她隆重举哀，谥为康献皇太后。

这位经历了六朝天子，并曾三度临朝训政的女人，死去时竟是那么孤独。

只有那跟随了她一生的老侍官，哭得死去活来。

第十四章 今生 他久久地提着笔，却没有写下一个字。

他在他的心里，仿佛就只是一种气息。

然后，她就随风飘散，去到她将要去的地方……人世间的道理原本就是那么美丽，当你顺着河流慢慢地飘去，回过头来，你一定会惊诧于你所成就的这番完美的行程。

尾声

章节摘录

今天你看到这座宅子，一定可以想见它当年的辉煌罢。
我不记得那是哪位陛下的年号了，但却可以清晰地记起，那是二十七年之前。
那是一段梦一样的日子……不，也许人的一生都会是一个长久的梦罢，而那……正是这梦的开始。
那一年，我九岁。

傻丫头，今天我就把《白马歌》的曲子教给你。

你听到没有？

芸珠歪头看着幼小的纪真，她微笑着，对这小姑娘，不解当中倒有三分的好奇。

纪真垂着眼睛，仿佛没有听见。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呆呆望着眼前这张七弦琴。

大概由于年龄小，昏暗的灯烛下，她的面孔看上去无比光滑又洁白，眉目分明，仿佛描画出来，头发梳得美观而整齐。

在她的记忆里，自己从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整洁和体面。

十几天前她被带到这里，就在越嫂安排下好好地沐浴，又穿上了从没有人穿过的新衣。

她瞬间感到了无比的幸福。

但这幸福感很快就黯淡了，因为凭她对世界的认识，她觉得这不是好事。

当邻居的哥哥送给你一只红薯，那么他想得到的一定比这个要多。

这里是宅子后园的小偏厅。

后园是属于她们的，主人们从不会到这里来。

唯一能见到的是主人的随仆吴兰，主人的吩咐，总是由他来传给越嫂。

芸珠姐每晚都会来偏厅弹琴，月亮好的时候，她还会在园子里边歌边舞。

越嫂有时会轻击着节拍陪伴她。

另外几个姑娘也会出来观赏，但显然她们并不喜欢芸珠姐。

大概是芸珠姐实在难以超越罢？

她那样聪明，那样美丽，那样灵巧。

她总是喜欢笑。

这是当时纪真最不能理解的事，一个人为什么会那么爱笑？

而且笑得那么真诚？

她从不说假话，但话一出口，却巧妙又动听。

不过，不管是越嫂还是芸珠姐，她们都知道，这宅子只有这里才是她们的地方，为了不惹夫人生气，她们会极为小心的不发出太大的声响。

她们知道，夫人有才学，也喜欢音律，但无论如何，夫人不会喜欢她们。

真儿？

你真的这样傻吗？

芸珠看了她好一会儿，终于无奈地笑问。

纪真来到这里不过十几天，她们都喜欢说她傻。

她幼小又美丽，极少说话，也不爱笑，像个陶铸的娃娃。

她们还喜欢使唤她，让她去做各种令她们厌烦的杂事，做不好，还会招来一通叱呵。

纪真是听话的，她从不反抗，也不争辩。

直到越嫂终于看不下去，突然斩钉截铁地说，她跟你们一样，都是主人买来的，她可不是你们的婢女，要使唤还轮不上你们！

姑娘们这才稍稍收敛。

别的纪真并不在意，但越嫂的话却烙印一样印在她心里，原来，我是主人买来的。

是买来的。

很多天，这句话一直在她心头盘旋，她总是试图去弄清它的全部意义。

不过，芸珠姐并不欺负她。

<<风流>>

她总是愉快地自己去做各种事情，有时因为真儿的傻，还会引来她的怜悯和关心。

但这两天，芸珠姐在发生着变化，纪真敢肯定，她一定有什么事要做。

她看上去仍然愉快，但和以往却不相同。

纪真知道《白马歌》对芸珠姐意味着什么，这是她自己作的，意思取自曹子建的诗《白马篇》。

她是专为主人而作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越嫂说，她只为他弹过一次，主人当时感动极了。

纪真知道，这对芸珠姐来说，大概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事。

但她为什么要将《白马歌》教给自己呢？

你怎么不回答？

芸珠看着一动不动的纪真，追问。

纪真缓缓抬头，她的眼神显得那么分明，又有一点陌生。

她仿佛很胆小，又仿佛很坦白，问，芸珠姐，为什么要教我？

芸珠爽朗一笑，好像觉得她问得很傻，但稍稍回味，忽然发现这问题一点也不傻。

她凝视着纪真皎洁的脸，眼睛里掠过极深的痛苦。

纪真感觉到了，她一直认为，芸珠姐一定是非常不愉快的，所以她看上去才特别愉快。

而现在，她更认定了。

芸珠说，因为，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已经老了啊。

纪真轻轻摇头，没有。

芸珠叹了口气，是真的老了，那么以后谁来给主人弹奏这支曲子呢？

真儿，你懂吗？

纪真又摇了摇头。

芸珠说，主人原本是不喜欢这样的曲子的，他更喜欢《高山》、《流水》，更喜欢《游春》、《秋思》。

你听说过这些曲子吗？

纪真说，没有。

芸珠说，你怎么才能懂呢？

曹子建的《白马篇》慷慨激昂，说的是大丈夫应该报效国家，不应该沉溺在个人的事物里，你说，人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纪真想想，点了点头。

芸珠说，这就好了。

那天我给他弹这曲子，很怕他会生气。

没有想到，他竟那么赞赏，又那么感动。

纪真想着，说，那你可以经常弹给他听啊。

芸珠缓缓摇头，我已经老了，我到这里已经十二年了。

纪真悄悄地注视她，十二年，那么她来到这里时，自己还没有出生呢。

那这十二年里，她都在做什么呢？

每一天也都像现在一样吗？

那么将来呢？

也仍然像现在一样吗？

芸珠姐偏说她老了，又是什么意思？

芸珠坚定地说，所以，我要把这曲子教给你。

纪真说，为什么是我呢？

芸珠美丽的眼睛里闪动着惆怅，主人不会喜欢她们的。

纪真的心轻轻颤动着，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旁人的认可。

她不懂她为什么会得到这认可，也不懂这认可到底意味了什么。

她只是感到有一丝温暖正在心中缓缓流过，夹杂着极浅淡的甜蜜，让她不安。

她俯下头，手指轻轻地掠过琴弦。

<<风流>>

号为江南第一风流名士的谢安，此时正在这宅子的正厅里，书写信札。厅内灯火通明，夜风穿廊而入，拂动着他的轻软宽大的襟袍，又把炉中兰芷的薰香飘送得满室。他坐着舒适的胡床，在自己家里，他一向不喜欢太多的礼仪。

夫人刘氏跪坐在旁，她正在打量她的夫婿。

夫人已经过了三十五岁，但神情的开朗和随意使她显得依然很美丽。

她看着他，看到他轻轻提笔，稍加思索，随即轻抖袍袖，又落纸如烟。

她脸上忽然挂起半嘲的微笑，他的每一个举止，看上去永远那么优雅自然，以至于时常令她怀疑这是不是假的，是不是至少有一分是假的？

这个时代给了他非常高的赞誉，虽然他仍是布衣，但若论声望，却远远超过另外几个早已做了高官的兄弟。

而他，竟好像对这些全然不知。

他总是淡淡的，缓慢的，从不会突然地改变。

她是了解他的人，她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他都是明白的，或许比她更明白，但这一切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他到底有什么想法？

她却不得而知。

所以她总是有点不满意，或者说，有点不服气，她会精心地留意他，随时随刻地观察他，只等他一不小心露出破绽，她就当即揭穿，那将多么令人得意！

但可惜的是，二十年来，这样的机会竟一次也没有出现。

她看着他在灯烛下显得更加清俊的面庞，那仿佛天塌下来也同样会视而不见的神情，心中漾起一片无奈的微带着嗔怪的甜蜜。

谢安对此早已十分习惯了。

他非常清楚，他会把全部情怀投向天地山水和人生，而夫人的情怀里却只有自己。

只要她出现在身边，他不必和她交谈，甚至不必去看她，他就能感觉到她那种细腻的机巧的心意，还有这心意背后那深蕴着的爱。

这是女人所独有的情怀，并不随她年龄的变化而改变。

这感觉让他感到快意，甚至还有些诱惑。

他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竟对这感觉渐渐产生了某种依赖。

只是，夫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但今天，谢安很清楚，夫人有话要对他说。

不然，她不会有这么好的耐性，一直在旁边看着自己，看了一个多时辰。

果然，她看着堆在几案上的一封封书信，站起了身。

她拿过一封在手里，几行遒劲洒脱的行书跃入她的视线。

她知道，丈夫的行书和草书很早就已名满天下，他是当世仅次于王羲之的书法家。

人们会以得到他的一幅尺牍、一封信札而万分骄傲，然后如获至宝地珍藏起来。

不过，她现在不想鉴赏他的书法，因为信件的内容让她感到了疑惑。

她看过一封，不解中又拿过第二封，终于问，你这是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给这些将领写信呢？

你和他们平时没有什么交往啊？

谢安停下笔，轻声说，四弟在军中，不懂得抚慰将士的道理，我担心他掌控不了这局面哪。

夫人讪讪说，那你就言辞真切地一一给这些将领写信，替他收拢人心？

谢安说，只能如此啊。

夫人显然不乐意，推推他肩头，示意他给自己留些位置。

谢安自然地让向一侧，让她同自己并肩而坐。

胡床本来只供一人，夫人的举动已然十分不合礼仪，但谢安并不在意，甚至还有些纵容。

他温存地笑起来，侧头说，有什么要指教我？

刘夫人不屑说，我怎么敢指教你？

<<风流>>

我只是说，你该指教指教你这好弟弟谢万。

谢安说，四弟才气俊拔，人品超脱，绝不差于我，我为什么要指教他呢？

夫人无奈，她弄不懂他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摆在眼前的事实，他仍然视而不见吗？

她想想说，好，那我就说给你听。

你这四弟才气超脱，这是不错的，做个麈尾名士，写诗谈玄，是个好材料。

但他不经事务，狂傲清高，怎能做个好官，难道不该指教指教他吗？

谢安无语。

夫人接着说，你忘了吗？

那年咱们乘船到建康，路过山阴时，他忽然想起要去拜访人家王导丞相的公子王恬，你劝他不要去，他偏不听，结果遭了冷遇回来找你，竟一点反悔的意思也没有。

前年里，他做吴兴太守，却不理公务，日日睡到太阳高起，非要等你去叩屏风叫他起床，你也忘了吗？

现在，他做了将军，你又要为他安抚将士，这官到底是你做还是他做呢？

这也罢了，难为你十几年处处替他收拾残局，竟舍不得教训他一句？

谢安仍然没有回答。

有些话，他一向不愿说得太清楚。

因为太清楚，往往会让大家都没有了退路。

但看夫人这样急切地需要他的解释，他就决定对她说说了。

他认真听她讲完，见她不平之气稍稍缓和，才轻叹着开口，谢家兄弟六人，大哥、二哥都已过世，五弟、六弟是品性笃实的人，又都担任了官职，倒不必过于担心。

四弟谢万风流俊赏，不拘世俗，最让人喜爱。

他虽没有治世的才能，但这不能说是短处，我怎能指教他呢？

何况世人都评论他轻浮虚妄，我若再刺伤他的心意，让他怎么立身上世？

那一回去建康，他明知不会受到礼遇，仍满心欢喜地去拜访阿螭(王恬)，这是他真情所至。

像他这样的人，最是让人惦念啊。

……

编辑推荐

刘雅茹是不同的。

她不同于成熟已久的主流作家，因她始终不曾消褪的单纯和才情。

她亦不同于新生代的网络作家，因她笔力的雅正和纯熟、思想的理性和稳重。

在创作风格上，她成功地驾驭了“作家的两枝笔”——小说、剧本才气悠扬，尽显主流文学的端丽深邃；而历史随笔则洒脱畅达、引人入胜，老少皆能读之后快。

功力与才情的最佳组合——也许，这正是刘雅茹的魅力所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